

东京， 没有谋杀

〔日〕 斋藤荣 著

吴 彤 彤 译





——东京，没有谋杀

〔日〕斋藤荣 著
吴彤彤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东京，没有谋杀

〔日〕高藤荣 著

吴彤彤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

ISBN 7-5059-1440-5/I·997 定价：3.45元

目 录

序幕风云乍起.....	2
一、列车奇遇.....	12
二、古寺怪尸.....	23
三、神秘追踪.....	28
四、空中密室.....	38
五、初露端倪.....	50
六、神秘失踪.....	61
七、波澜迭起.....	71
八、卷入漩流.....	79
九、紧急报警.....	96
十、深夜密计.....	101
十一、打草惊蛇.....	115
十二、黑色密云.....	121
十三、再出人命.....	125
十四、蛛丝马迹.....	136
十五、夜访博士.....	141
十六、深山探访.....	146
十七、头头是道.....	154

十八、扑朔迷离.....	159
十九、巨兽漏网.....	164
二十、真真假假.....	171
二十一、幽会男女.....	178
二十二、怪尸再现.....	189
二十三、秘密丝缕.....	210
二十四、合二为一.....	219
二十五、尽窥全貌.....	230
尾声和盘托出.....	237

在学术方面，我已失去了前程，在家庭生活方面，我又失去了温暖；我幻想自己能投入那黑暗的、虚无飘渺的幻景之中，为此，付出了两条人命的代价。我是多么希望能逃离现实，能从三十多年的残酷人生旅途中挣脱出来，去了却我的余生啊！

——摘自犯人供词

序幕 风云乍起

1

云霾低垂，空气憋闷，一场暴雨眼看就要倾泻而下。

日本首都东京。池袋区。

“阳光城”摩天大厦群高耸入云。突然，一个男子出现在大厦高层，他身躯紧贴着号称“阳光八十层”的主厦墙壁，伸开健壮的四肢，开始向令人目眩的顶端攀登。

时值上午9点30分。门警佐藤一平立即发现了这一惊人之举。

自从新宿的住友大厦被一个行状怪僻的家伙攀爬的事件发生后，这座闻名世界的“阳光大厦群”更是防范森严，固若金汤了——一楼的铝制窗架外面全都安上了电丝网和碎玻璃之类的障碍机关。然而，眼前这个男子却已越过层层屏障，攀着运送垃圾箱的管道直向顶端爬去了！

陡直的、光秃秃的墙壁，望一眼就会不寒而栗。

“喂——快下来！太危险了，快下来啊！”

佐藤大声疾呼。

身穿薄薄运动衣的男子干脆撒开一只手，摆出一副三点固定式的登山架式，望着他脚下七、八米的佐藤竟嘿嘿大笑起来。

“啊？外国人？”

深褐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太阳烤晒过的脸庞上一双蓝色的眼睛烁烁发亮——一个年仅二十岁左右的欧洲血统青年。

饱经世故的门警此时也惊恐万状，这个不明国籍的莽小子的举动委实令人迷惘莫解、不胜惶惑！霎那间，佐藤心里不由一阵颤栗：今天要出人命了！

“快下来啊！摔下来就没命了——！”

任你怎样大喊大叫，外国人却置若罔闻，又继续攀爬了。

“他大概不懂日语吧？”

“Come down! Come down!”这次佐藤改用英语呼叫了。

没有奏效。外国青年充耳不闻，毫无反应地一个劲向上拱着身体，竭尽全力的呼喊劝阻反倒象在给他鼓劲。

佐藤扑向值班室，抓起电话。

“呜——”警车呼啸而来，救护队带着大海绵垫，大网兜也随之赶到。

这个怪僻的家伙已经爬到了距地面二百多米的高度。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因这一惊人之举立刻吸引了数千名围观者。

举目望去，魁伟的身躯成了一个小黑点，宛若一只附在墙上的小爬虫，在不断地向上蠕动。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东京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前川警部带领一队警察赶到现场，他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小黑点的一举一动。这位身材高大的警官从学生时代起就是登山运动爱好者，新宿住友大厦

攀爬事件发生后，他受命专门从事高层楼房非法入侵案的研究，可谓是此道的专家了。现在，他犀利的目光直盯着小黑点的四肢动作——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青年已到了最后关头。

攀爬的节奏完全乱套，双臂只是下意识地划动着，显然，他已精疲力竭，他已拼出最后的气力了——还有五十米就是顶巅。

俯身下望，千仞之下，万头攒动，群情哗然，交通淤塞，人越挤越密，车越停越多，喇叭声，警笛声，喊叫声交织一片，令人感到一阵阵的心悸……

突然，一阵可怕的啸声从远处响起，接着霹雳一声炸响，天空闪出一道电火。顿时，狂风大作，发出暴烈的狂吼、撕扯着围观者的衣衫，翻旋、滚动着一团团的尘埃……

然而，把这个青年从半空中救下来的妙法仍然没有。这幢巍巍耸立的大厦，每扇窗子都是固定死的，室内室外完全隔绝。

眼下，只有从顶层放下一根长绳，把他的身体系好后再拖上来，只有这一着了！

于是，动作敏捷的救护队员乘电梯飞速地来到了大厦顶端的平台。

救护用的绳索垂直地放了下来。

“喂——！抓紧——！”

救护队员高声地用日语吼道。地下的网也同时张开了。即使是不懂日语的外国人，对于此时此刻为何要放下长绳，理应是明晓不误的。

呼喊声随着呜呜的风声传入冒险家的耳朵，霎那间，他

条件反射地抬头向顶上望去。

救护用的绳索，在距他头顶不足十米的地方随风摆动。

2

“真奇怪，他怎么还是不理不睬呢？”一直举目凝视的前川警部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位冒险家继续沿着超高层大厦的墙壁向上爬着，大风猛烈地摇着他的躯体，小黑点在空中晃动着，象抛向天空中的一粒小石子，毫无声息地在灰色幔布上划着直线。

“啊！——”高空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喊。

前川的心悚然一紧，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地上已张开的网，有人牵着在移动。“如果落在网上就好了！”

接下来的事谁都可以想像。可怜的冒险家的身体被大厦顶层的那股强劲的风戏弄着，象一片小小的树叶飘荡着、旋转着，终于擦着救护网子的边缘摔了下来。

粘乎乎的、混着血的胃液从口中喷射出来，冒险家已经断了气，躺在地上纹丝不动。

前川警部跑了过来。训练有素的十几名警察飞快地组成一道人墙，围着已变成一堆垃圾的这位奇异的外国人的尸体。

“哗——”看热闹的人们不顾警察的拦挡，象开了闸的潮水涌过来，局面一片混乱。

“真是咄咄怪事呀……”前川万分惊奇地看着尸体。

前川的儿子弘读高中二年级时，曾在一次危险的登山运动中摔了下来。因而前川的神经分外敏感这类攀爬事件。今天，他亲眼目睹了坠死的惨状，不禁心惊肉跳，往事倏然在

脑海浮现。

既然冒险家已死，救护车也无须准备了。警察以及蜂涌而至的新闻记者从各个方位摄下了死者照片。闪烁不停的镁光灯当然也如实记录下他在攀登起点上留下的痕迹。将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前川等人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务必确认死者的身份。虽然攀登大厦的目的显然不象是非法侵入，但在这外国青年的背后是否有非法行为的唆使者呢？这股幕后黑势力何许人也？有何意图呢？为了搞清这一切，搜查是不可缺少的。

然而，检查尸体的警官们大吃一惊。这个外国青年身上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身份的物品。

钱包里面，仅仅只有两美元五十三美分的现钞和五百二十日元的现钞，除此而外，空无一物。看来早已有所准备。他不带护照，是考虑到爬上大厦仍要提防遭警察逮捕的厄运，而事先放在旅馆了么？

只有那件代替登山服的薄薄运动服留下唯一线索——上面有用黄线绣成的“AP·RU”四个字母。

“噫？这是什么意思？象是某种词汇的缩写，AP意味着什么呢？”前川十分纳闷，百思不得其解。

提到AP，他首先联想起美联社AP电台。这家伙是AP通讯社东京分社的人吗？RU这两个字母又是什么意思呢？人名的缩写？

前川警部立刻与美联社取得联系，对方回答：东京分社查无此人。

这位国籍不明、行动怪僻的青年从“阳光八十层”大厦上摔落的消息，霎那间传遍了日本列岛。随着电视台、电台

的反复播放，或许会有个把知情者来向警视厅提供线索吧。如今，警方只有寄希望于此了。他们在焦急地期待着。

同时，在医学院还进行了尸体解剖。

事先的判断是：由于疏忽和疲劳而失去平衡以致摔落，并且，当处于攻击状态时，也有可能服用了兴奋剂之类的药品而失去正常理智。解剖结果：正如事先判断的那样，死者生前服用了一种吸收率极高的刺激性药物，由于药物迅速在体内分解，至今已无法断定究竟为何药。“也许是国外新生产的激素类药吧？”前川推测。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身份，否则案情将无从下手！”入夜，前川警部难以入眠，他翻来复去仔细察看死者那件运动衣的每一部位。突然，他发现在衣服口袋的夹缝中有一张二厘米宽长的四方形纸片，纸片太小，所以翻了几次口袋后才被发现。

“这是什么玩艺儿？”

小小的纸片只能用镊子夹着看。

“也许是报纸吧，也可能是书的一角。从纸质来看，倒是书之类的印刷品。”连夜进行鉴定的鉴定员说。

“我仔细瞧了瞧，这不是日本文字吗？这个外国青年看来是懂日语的喽！”前川警部颇为得意，他很高兴自己的发现。

“唔，而且还是日本古文哩！”鉴定员留意到这一点。

“什么？古文？”前川怀着好奇的心情又一次仔细地察看纸片。纸片上清晰地映出“逝者如斯”四个字来。

学生时代，前川警部的国文成绩在班上就算得上出类拔萃了。考试合格时的欣喜情景常给他带来甜甜的回忆。类似“逝者如斯”这样的句子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一眼看出绝非现代文。

不过，他对古文总提不起兴趣，这四个字也就很难使他发挥卓绝的想像力。

“啊！这不就是鸭长明作的《方丈记》中的一节吗？‘急湍若奔，浩浩湔湔，飞沫迹敛，逝者如斯’。嘿！这个我还是记得的罗！”

鉴定员小泽笑起来：“对啊！你的记忆力蛮不错咧，后面的还记得么？”

“如果这是《方丈记》中的章节，那这外国青年的日语能力可就呱呱叫了！”

“奇怪的巧合，西洋人竟和《方丈记》有瓜葛……”

“正因为如此，这纸片说不定是条重要的线索呢。我先把《方丈记》的不同版本收集起来查对一下，看看这片纸是哪本书上的。”

前川对意想不到的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他不停地搓着手。

转眼间，他们就收集到了十五种《方丈记》版本，前川警部和鉴定员小泽一起，对每本书进行了仔细的核对，力图查出有与纸片相符的铅字体和纸型。

很快，他们如愿以偿。一本小型文库本，A社出版发行的《方丈记》无论从纸型和铅字体均与该纸片相符，纸片是书中第75页的一部分。

谢天谢地，小纸片的出处总算查到了。可这外国人何许人也？究竟为何要把这小纸片装在口袋？而且，仅撕下一角又为哪桩？前川越来越迷惘。这样小的纸片根本不适合放在口袋呀？

可以断定，这张奇怪的纸片绝非毫无缘故地装入口袋，说是这怪人故意把书撕碎也难解释得通，如此难题，委实令人头痛。

（……不，等一等，或许这件运动衫根本就不是他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假如这样，那就麻烦了……）

警视厅完全陷入一片迷茫之中。仅仅靠一件装有《方丈记》碎片的运动衫，案情侦察根本无法推进！

一天过去了，尸体无人来领。四处忙碌的警察们仍在捕捉着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终于，第二天，一位自称是死者父亲的人出现了。

4

出现在前川面前的是个身高1米8左右、自称为琼斯·普雷顿的魁梧男子。

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他的头衔——美国航空公司WAL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并且，他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语。

“我是从电视新闻中获悉这一消息的，大概是我儿子萨姆鲁，我很想看看遗体。”

普雷顿眼窝深陷，凶禽般的目光咄咄逼人。

为慎重起见，前川事先将萨姆鲁的相貌、身高等情况一一作了盘问，普雷顿对答如流，看不出破绽。

萨姆鲁是密执安州立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酷爱登山运

动，说是今年夏天无论如何要征服富士山，于是，一星期前他只身来到日本。

“那么，他懂日语吗？”前川问起这令人关切的问题。

“不，完全不懂。”普雷顿回答干脆。

“噢？有这种事？”听到这样干脆利落的回答，前川本想问萨姆鲁能否读懂《方丈记》的欲念一丝也不复存在了。

前川领着普雷顿去确认解剖过的尸体。虽然内脏破裂和周身骨节摔脱，但死者面容仍清晰可辨。

“是他，没错！”普雷顿刚掀开白布一角，就立即肯定地回答。他毫无悲恸之色，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没变。

这个美国人或许性格坚强，或许镇静异常，从他冷漠严肃的神色上看不出有一丝感情的变化。

前川面带疑虑，慢吞吞地说：

“我想问几句。”

“请吧！”普雷顿高大魁梧的身材给人一种压倒的威严感，甚至使人想起拳击运动员。

“贵公子来日本之前，就决定攀登‘阳光大厦’吗？”

“我想不会，只听他说想登富士山。”

“他在日本什么地方落宿？”

“大阪公司，我的家。”

“是 WAL 吗？”

“当然。”

“这么说来，萨姆鲁是来到日本后才想到去爬大楼的，是吧？”

“有这种可能。到日本后，大概听到过有人爬高楼的事，他便跃跃欲试吧。”

看来，纽约的青年人攀爬高层建筑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了。

“噢，情况大致清楚了。还有件小事想附带问一下，贵公子穿的那件藏蓝色运动衣，是他自己的吗？”

尽管前川警部竭力扮作漫不经心的模样，一直镇定自如的普雷顿还是倏地一下惶恐不安起来，他明显地失态了。

“啊，不，那不是……”

“那么，是您的吗？”

AP、RU和琼斯·普雷顿的发音毫无共同之处。

“不，也不是我的。不过……我想也许是我儿子把公司的衣服拿来穿的。您干嘛要问这个？”

“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当时不了解贵公子身份，就检查了运动衣，结果，我们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印有日本古典文学名著的小纸片，既然贵公子对日语是一窍不通，想必运动衣的主人就是日本人了。”

“唔，这样……”普雷顿支支吾吾，闪烁其词。

“这篇古文，是距今约七百多年前的日本人写的，普通的美国人很难对此感兴趣，所以本职方提出这种疑问。”

“这篇古文与我们毫无关系，请把衣服还给我吧。”普雷顿恢复常态。

“只是破得厉害……”

前川警部点点头。《方丈记》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似已明瞭，但言谈中普雷顿为何那般惊慌失措呢？前川心里淤塞着，一个疑问接一个疑问在他头脑里盘旋，盘旋……

一 列车奇遇

1

一色升从座席上站起来，看看手表。十六点十分。“光72号”列车如果正常运行，预计十八点零八分抵达东京。

他觉得有点口渴，于是慢慢走向9号餐车，想去喝点什么。一色升现为《历史问题》月刊杂志的副主编。总编向坂先生由于身体欠安，委托他出差去向一位学者约写一篇重要的稿件。

他刚刚去了京都的岚山，拜访了有名的京北大学教授仁科先生，得到了他撰写的稿件。

一眼望去，新干线列车绿色车厢里寥落无人，空空荡荡。

当他步入11号车厢时，突然止步了——一张异常熟悉的面容意想不到地扑入他的眼帘。这不是他大学的老师宇贺神亮二吗？这位前辈现任私立横滨郊南大学文学系副教授，眼下，他正出神地看着膝头上放着的书。

“您好哇！”一色升走上前寒暄道。

宇贺神听到声音，侧过头来含笑颌首。不过，神色似乎有点勉强。

“先生就您一人吗？”一色升躬躬腰问。

“唔，是的。贱内在名古屋下车了。”宇贺神一边说着